

古代教师的称谓之趣

■曾龙

说起教师的称谓，从古至今，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古时对教育者的称谓可谓五花八门，如我们所熟知的“先生”便是其中的一种，它发端于明清，一直流行到民国，时至今日仍留有余韵。

19世纪末，我们常见的教师称谓开始在校中校园中出现。当时，由于受西方思潮的影响，许多有志之士将“西学”引入中国，并在创办的新式学校尝试了各种教学改革，其中一条就是将教育者的称谓明确定义为“教师”。而在古时，“教师”不仅是对教育者简单的称谓，这两个字都各有其深意。如“教”字，就是

晚辈对“传道、授业、解惑”的长辈的一种尊称；而“师”字，原本是古人对军队编制的称呼，后来引申为众人表率之义，泛指具有专门知识技艺或德高望重者。

有一些对教师的称谓不仅在古时流行，还一直沿用至今。如“宗师”，在古代的意思是掌管宗室子弟训导的官员，现在则演变为受人崇拜，堪称师表的人；还有“师傅”，在古时是对老师的通称，最开始来源于对太师、太傅、少师、少傅等负责教育太子官职的合称。除此之外，还有我们今天大学里颇为熟悉的“教授”称谓，在古代大学中则是讲学

的博士，其称谓在宋朝时期被官方设立，一直沿用到明清两代的府学。

有些称谓沿用至今，但也有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消沉。如早已消失的“讲郎”和“教谕”，前者是古时对讲授经书官员的称谓，后者则是宋代京师和武学的学官名。此外，“山长”也是早已被人们所淡忘的称谓。五代十国时期，有一位隐居在衡山讲学的大儒，由于受业者众多，渐渐地被人们尊称为“山长”。后来，“山长”就开始成为对山居讲学者的一种尊称，一直沿袭到科举制废除后才被废止。

教师节，在教师称谓中觅一曲古韵。

家有老师

■霍寿喜

我的家庭似乎与老师有缘。

父亲曾是一名中学老师，在县里教了几十年的高中化学。我上中学的几年都是和父亲一起度过的。父亲的性格概括起来只有一个字：严。他对我的教育也只有一个字：“读书不行，就回家种田。”

那时，母亲还在农村，面朝泥土背朝天地干一年，也只能挣全家半年的口粮，家庭的主要收入还得靠父亲。平时，母亲带着弟妹在家，吃菜没什么油水，只有到周末，父亲回来了，才捎回一斤猪肉……父亲和母亲的收入差异，使我的学习有了动力——好好读书，考上学校，才能像父亲那样拿工资。

当然，父亲对学生也是严字当头。在我上初三的时候，父亲兼任了学校的教导主任，每天不仅要备课至深夜，还要早起督促学生起床。寒冷的清晨，父亲总从学生宿舍里“抓”住几个睡懒觉的人，逼着他们去出操、去早读。严师出高徒，父亲当了一年的教导主任，就迎来了1979年高考，学校有十多名学生被清华、浙大、中科大、上海交大等国内一流大学录取。现如今，父亲早已退休在家，但每逢春节和教师节，他总能收到学生们的电话或贺卡，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我现在的大家庭，妻子也是一名小学老师。她的工作特点概括起来也只有一个字：忙。妻子是语文老师，又是班主任，每天可谓早出晚归，还要拎回来一大叠作业本，就连晚上也闲不下了。

就像我当年跟着父亲上中学一样，儿子上小学自然要妻子看管。小学六年，儿子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尖子，以至于后来上初中、高中、大学，还保持着许多好的学习习惯，比如上课专心听讲，按时完成作业等，学习成绩始终优异。

现如今，尊师重教已深入人心。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老师对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其实，老师对家庭的贡献也是不言而喻的。就拿我家来说吧，父亲的言传身教，使我们兄妹六人都考上了大中专学校，而妻子对儿子的启蒙教育，又使儿子根实苗正，茁壮成长，十年前就考入厦门大学，现在已经博士毕业，难怪有人说“家有老师，孩子教育不用愁”。



《庆祝教师节》

赵艺佼/剪纸

毕业照

■袁传宝

眼前，相片泛黄
思绪，穿越时空
流年荏苒，旧时光解冻
三十年流淌，拈花一瞬间
羞涩的衣裳，稚嫩的脸庞
纯真的笑容，驿动的心房

清亮澄澈、晶莹灿烂
汨汨流淌，有珍珠的光芒

曾经的喜怒哀乐，曾经的离合悲欢

可记否，离别时
五十颗纯真的心，恋恋不舍
离歌轻唱，天际高远，久久回荡

毕业的晚会，我们摇曳梦想
看荷塘月色，听清风吹拂
飞天的希望，月下铺就莹亮的华光

可记否，我们的约定
蟾宫折桂，未来心驰神往

再回首，已是经年，一张张脸，饱经风霜

烟云聚拢，惆怅万丈
时光黯淡，已然过往
阅读照片，阅读往事陈年
喜悦、美好、遗憾、惋惜
酸甜苦辣，夹杂难以下咽的怅惘
时光凝滞，任空间交错岁月如霜

一行行浑浊的泪，一双双沧桑的眼

倏忽之间，走过几十年
泛黄的相片，隔着时空
滞留在上个世纪的记忆中
旧时光从记忆深处走出
天命之年，阳光下编织断章

老师，您好

■程丽英

我家与镇中心小学只有一墙之隔，每次上课铃响起，总能听到孩子们响亮的声音：“老师，您好！”每每听着这句熟悉的问候语，我总会想起自己上学时的情形来。

那是中学时期，学校调来一位刚从师专学校毕业的魏姓老师，他个子不高，却很阳光。想不到，这位魏老师正好带我们班语文兼班主任。我是班长，每次他上课时，我总会首先站起来，大声喊：“起立！”然后同学们个个仰着头，拉长嗓子喊：“老师，您好！”魏老师会微笑着回应大家：“同学们好！”师生相互问候后，他才开始讲课。

魏老师讲课活波幽默，从不带教案，常常把课本里的知识像讲故事一样呈现给大家，听他的课我们常常感到快乐。可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一件小事就打破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好印象”。期中考试时，一向语文见长的我很快就做完了卷子，我故意把试卷举得老高，让身后的同学抄。正在我得意洋洋之时，魏老师走了过来，他笑着用手轻轻地拍了下我的脑门，说：“你以为自己学得有多好吗？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还差得远呢！”同学们都哈哈大笑起来。一直被众星捧月的我，脸瞬间红得像煮熟的虾，刹时间，我哇地一声就哭了。

从那以后，只要是他的课，我再也没有喊过“起立”，但他依然是其他同学最喜爱的老师，同学们会自动地站起来说：“老师，您好！”可我总低头不语。

那年，虽然我的语文考试成绩是全县第一名，但我依然对他“怀恨在心”。新学期开学时，我再也没有见到魏老师。听其他老师说，他到省城读书去了，还给我留了一封信。我很惊讶，急忙拆开，里面露出一张洁白的信笺，上面有他俊秀的字迹：“对不起！请原谅我用锋利的语言伤了你的心。”

大学毕业，我回到家乡工作。一天，在老街邂逅了魏老师，他和我面对面从人群中走过，我低着头偷看了他一眼，但没有勇气打招呼。直到他走了很长一段路后，我才返身追上，并喊了一声：“魏老师。”他回过头，看了我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我正想自我介绍时，他拍了拍脑门，笑着说：“爱哭的英，呵呵，你现在都是大作家了。”我脸一红，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魏老师告诉我，他现在调到二中了，他说：“那年，我看你是个好苗子，但你贪玩，怕影响你的发展，我故意说了些让你伤心的话……”

如今，我和魏老师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每次他的电话过来，或见了面，我总会亲切地道声：“老师，您好！”



《烛颂》
王德年/国画

最好的教师节礼物

■刘希

“教我女儿的班主任是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教学经验肯定不足，我真担心她带不好孩子，你能不能帮我托人给孩子转个班？”朋友刚给上一年级的孩子报完到，就焦急地说。

我忙安慰她：“新老师对工作的热情可能会更高，而且她身上的朝气与活力也会感染孩子们，你不是觉得你家孩子性格有点内向吗？说不定新老师带着更好呢。”听了我的建议，朋友很无奈地回答：“那就再看看吧，要是不行，还是得转班。”

接连几天，朋友都跟我反馈，新班主任还不错，不仅认真地给孩子们分发饭菜，还耐心地安慰

和鼓励不适应新环境的孩子。她女儿也逐渐习惯了学校的生活，上厕所、倒水、整理书包都不用她操心，吃完饭还能将自己的碗洗干净。

孩子做作业的积极性也提高了不少，有一天，孩子很认真地对我说：“长大了，我也要当像张老师那样的人。”朋友好奇地问：“为什么啊？”孩子天真地说：“张老师人漂亮，说话甜甜的，像个天使。”听得朋友心里好一阵感动。

一天，我陪朋友一起接孩子，无意中瞥见她包里放着一个大红包。教师节到了，是不是送给老师的礼物？我笑着说出心里的疑问，朋友幽幽地回答我：“是啊，送了几次都送不掉，张老师说，教育孩子是她的责任，哎，没想到她这么正直。”朋友后

来又补充了一句：“她真好。”

我忙打趣：“还转班不。”朋友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说：“还转啥！我原先真是小看这个小姑娘了，孩子很喜欢张老师，说要好好学习给张老师看看，我信任她，把孩子交给她我很放心。”

看着朋友一脸的真挚，我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作为老师，给再大的红包作为礼物，也没有信任这件礼物来得贵重。没有一个老师希望自己班上的学生转走，你的信任，是送给她的最贵重的礼物，也是对她最好的肯定。”朋友坚定地地点了点头。

